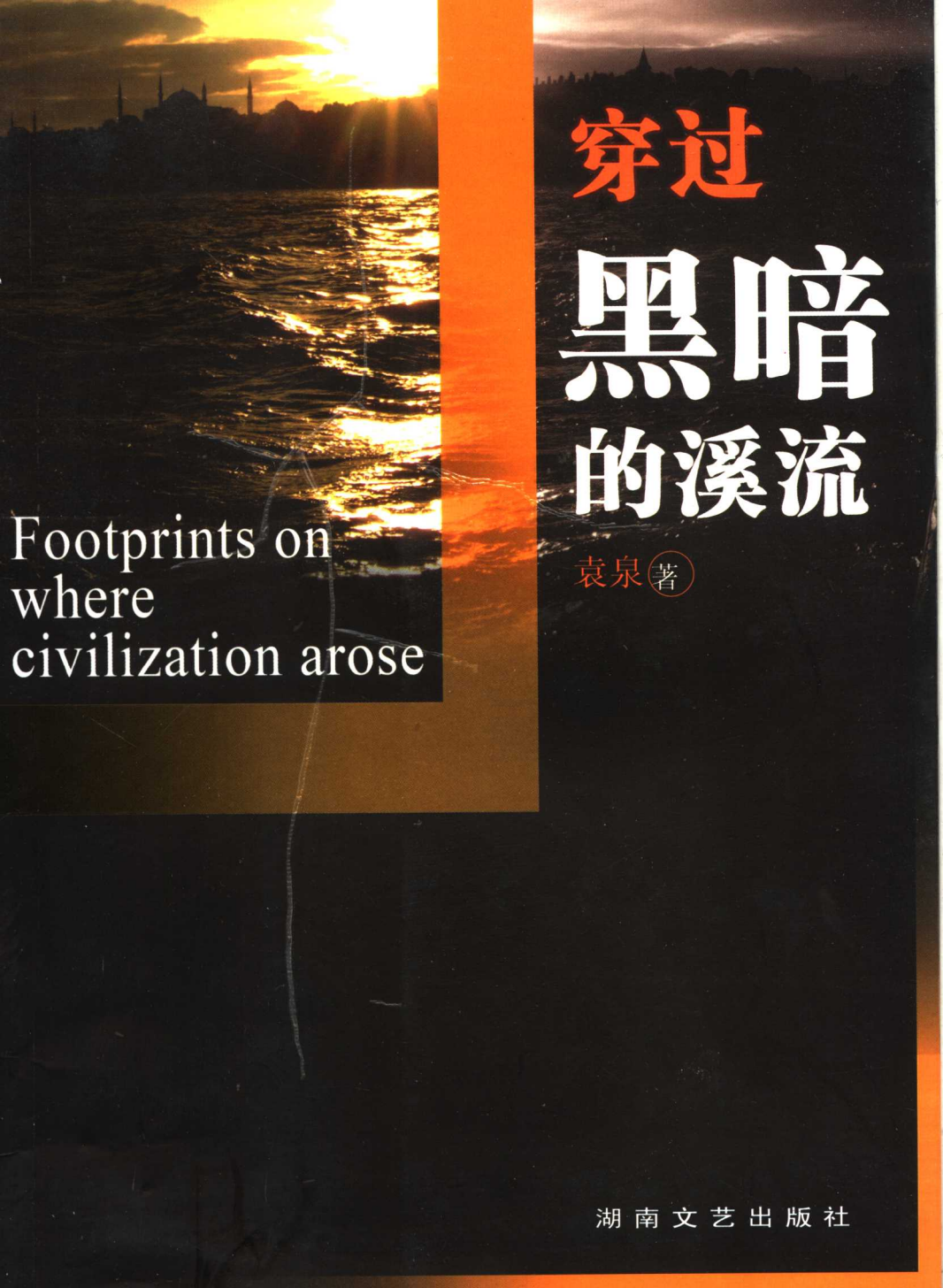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photograph of a sunset over a body of water. The sun is low on the horizon, creating a bright orange glow that reflects on the water's surface. In the distance, a city skyline with several domes and minarets is visible against the dark sky. A vertical orange bar runs down the center of the image, separating the English text on the left from the Chinese title on the right.

Footprints on
where
civilization arose

穿过 黑暗 的溪流

袁泉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Footprints on
where civilization arose

穿过黑暗的溪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穿过黑暗的溪流 / 袁泉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6.8

ISBN 7-5404-3780-4

I. 穿... II. 袁... III. 游记—中国—当代
IV.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1269 号

营盘兄弟文化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网址:

www.xdwh.com.cn

www.brotherpublishing.com

www.brotherpublishing.com.cn

实名: 兄弟文化

穿过黑暗的溪流

旅人 10

著者: 袁泉

责任编辑: 薛 健 周俊姣

出品: 营盘兄弟文化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 湖南文艺出版社

社址: 长沙市东二环路一段 508 号

印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字数: 180 千字

版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ISBN 7-5404-3780-4

出版人: 刘清华 李永平

市场总监: 张 辉

装帧设计: 杨柳洋

E-mail: editor@xdwh.com.cn

邮编: 410014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7.75

印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退换。

服务专线

010-8447-8818

0731-430-2677



Footprints On
Where Civilization arose

题记

2005年在荒芜的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脉的一个不眠之夜，身受饥饿与劳苦折磨的红狼触景生情，陷入无意识的绝望——直到一次不经意间低头，竟出乎意料地目睹了生平所见最为璀璨的银河——包罗万象的繁星，无尽的光辉倒映在湍急的水面，似乎具有一种生命力，壮丽夺目。

捧起的一股溪水，晶莹剔透，喝一口，彻骨的寒冷中透着甜，因路途艰辛而弥漫数日的沮丧感一扫而空，仿佛眼前陡然出现一道亮光。此刻，脚下的小溪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对我的旅程而言，它带来了信念：沿着溪流的方向一定能到达文明世界，相信自己一定能顺利完成旅行。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这道日趋浅薄的水流是大地的血管，只要一天未曾枯竭，明日的生活就还会延续——延续着，就是希望！

目录

Istanbul

NO.1 土耳其
P01-32



Tabriz

NO.3 土耳其
P85-1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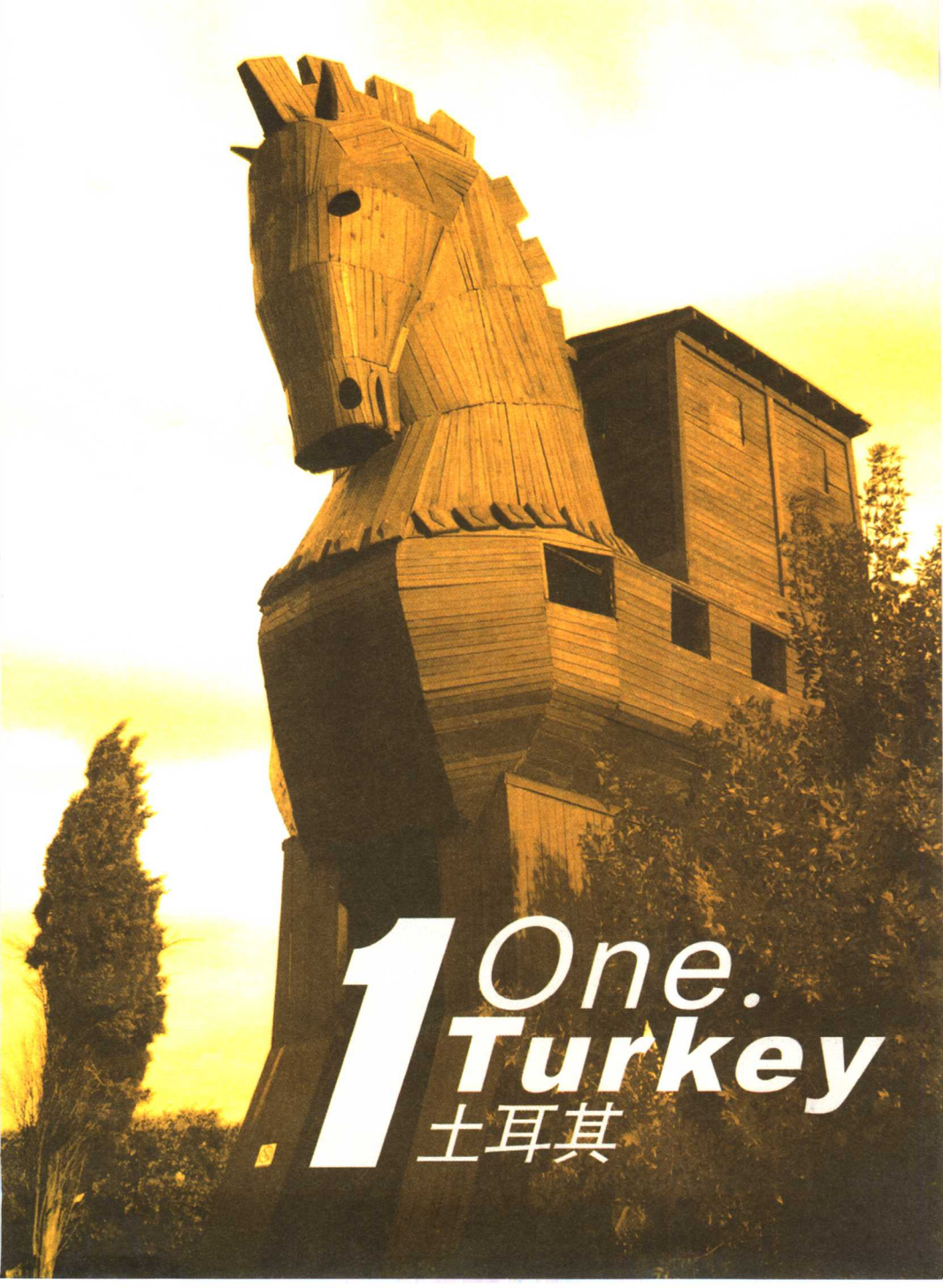
NO.2 埃及
P33-84



NO.4 伊朗
P109-148



NO.5 阿富汗
P149-239

A large, rustic wooden sculpture of the Trojan Horse, constructed from vertical planks. The horse's head is turned slightly to the left, featuring two circular eye openings and a small, pointed snout. The body of the horse is integrated with a multi-story wooden building, which has several dark, rectangular window openings. The entire structure is set against a bright, golden-yellow sky, suggesting a sunset or sunrise. In the foreground, the dark silhouettes of trees and foliage are visible, particularly on the left and right sides. The overall mood is dramatic and historical.

1 One. Turkey

土耳其

1

有朋自秦国来

Merhaba

"Where are you come from?"

"China!"

"Welcome, Qin!" (欢迎, 秦)

这是我走出伊斯坦布尔国际机场, 与土耳其人的第一句对话。

古代波斯人与印度孔雀王朝的雅里安人将古中国称为 "Sinai" 或 "Chin", 这个单词是 "秦" 的音译, 意味着世界对 "中国" 概念的认知始于嬴政一统九州。

伊斯兰扩张时代, 略有走调的阿拉伯语单词 "as-Sin" 传入欧洲, 演变为拉丁文中的 "Sina"。日耳曼、盎格鲁、萨克森等欧洲民族由拉丁单词翻译对中国的称呼, 即 "China", 而法语单词 "Chine" 则与 "秦" 的发音大相径庭。

至于奥斯曼时代混合形成的土耳其语, 沿袭了许多波斯语单词, 包括对中国的翻译。因此, 没过多久, "秦", 几乎成为了我的代名词。

我走进喧嚣的集市, 热情的土耳其老乡争先恐后的使用他们仅有的英文单词打招呼, "How are you?"、"Where are you come from?"

每当我回答 "中国", 就会听见凑热闹的街坊邻居们窃窃私语:

"秦?"

"秦!"

"秦?!"

"欢迎!"

我喜欢 "秦" 这个称呼, 仿佛彼此自文明启蒙的开裆裤时代就认识, 洋溢着历史代入感。

那么, 秦国人红狼, 自东方而来, 踏足纷争不休的小亚细亚, 道一声 "Merhaba!" (土耳其语: 你好。)

饥饿的开始

小牛排拌米饭、蔬菜意粉、烤肠、熏蘑菇、煎鱼片、水果沙拉、圆面包、生菜、夹心饼干、花生, 涂抹厚厚的果酱、胡椒、橄榄油、奶酪、黄油, 一支红酒与几瓶 EFES 啤酒, 至于



红茶、咖啡从未间断。

邻座的美国人长着一副摔跤运动员的魁梧身材，不由得惊讶于我的食量，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当飞机离开曼谷上空，乘务员送来第二份航空套餐时，他终于忍不住问道：

“你很饿么？”

“非常饿！”

“好吧，这份也给你——别介意，我是素食主义者。”

如果拥有童话里永远塞不满的橡皮肚子，也许能在飞行中吃回本钱。

15个小时漫长航程，我消耗了常人两天份的食物，总算打发掉一点时间。

为了跟上欧盟的步伐，土耳其物价突然水涨船高，囊中羞涩的旅行预算在 1.33(USD) 的新汇率面前沦为废纸，我只有节衣缩食才能确保今后四个月的旅行顺利，赶在中国春节之前回家。

横竖买了未曾打折的昂贵机票，多吃一点是一点，下一次食欲满足也许得等一周后飞往开罗的班机了。

2005 年 9 月，地中海畔略带凉意的清晨，飞机落地，充满先见之明的肚皮意犹未尽——我对自己说，打起精神，第一段饥饿的旅程开始了！

半小时后，伊斯坦布尔国际机场候客厅。

“早上好！朋友。”

“早，先生。”

“你不需要资讯，”西装男人盯着我半晌，突然说道，语罢指指怀中的红色图册，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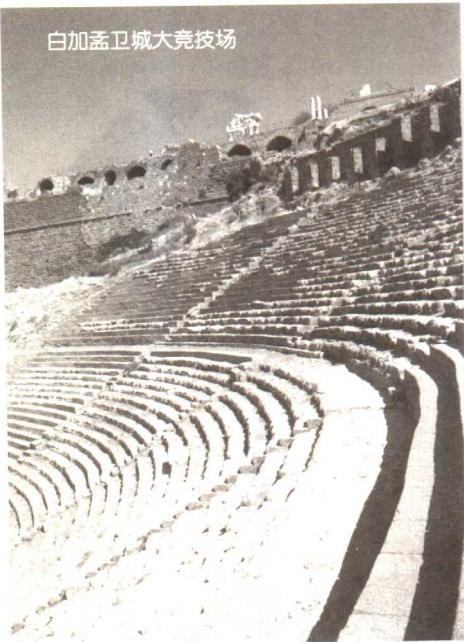
红色的图册封面印着“……Travel Agents”、“Best Points”、“TOP 10 Restaurant”等字样。

我有点茫然，不明所指，免费的资讯自然越多越好——不过，没理由认为抱着《星级酒店指南》徘徊在国际机场的西装男人能提供勤俭持家的建议。

不由得点点头。

“瞧，你的背包好大，准备周详，你们这样的人总是需要什么也不需要，”西装男人接道：“你一定

白加孟卫城大竞技场



在等早班巴士,绝不考虑 Call Taxi(叫出租车),对吧?”

诚如其言,我继续点头。

“噢,你在看旅行手册,吃喝玩乐折扣优惠的情报什么的,比一个伊斯坦布尔人知道得更多,不是么?”

嗯!

“好吧,祝你旅途愉快,我什么也不打算建议。”

我目送西装男人优雅地离去,转身继续敲打手提电脑键盘,将最新的旅行资讯调出来查阅。

美女与热情的布尔沙

布尔沙城位于马尔马拉海的西南面,依偎在乌鲁山的斜面。

渡过海峡后很快可以看见这座绿色的山脉,坡度不高,公路依山而建,绵延曲折,行驶其间的长途巴士免费供应冰镇可乐、矿泉水等各种饮料,但奇怪的是,只有我一人开怀畅饮。

土耳其之行的第一个惊喜是遇见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女,半透明的丝制罩衫与紧绷的 Levi's 直筒牛仔裤勾勒出梦幻般凹凸有致的完美身材,如同一件精致的罗马雕塑——但我觉得最好称呼她为太太。

美女太太抱着另一位可爱的小美女,她淌着两道鼻涕,哭闹不休,瞪着圆圆的眼睛。

“这是我女儿,刚8个月,好看么?”

“嗯……”我茫然的点点头。

我惊叹于一位女士如何在生育一年内迅速把身材恢复至少女一般妩媚,实在不可思议,想来狠下苦功夫,练瑜伽?

由于美女太太是前往布尔沙的巴士上唯一能说流利英文的人,司机将我安排在她身边,以便照料。

当然,正经的我借此机会学会了识别土耳其货币面值。

土耳其钞票最大的麻烦在于新旧货币混合使用,百万计数单位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尤其是数不清几个“零”的硬币格外令人头痛,而这种





麻烦将维持到 2016 年,天哪!

小小美女看来很喜欢我的鼻子,哭着哭着便伸出小手来抓,抓着抓着居然破涕为笑,原来我的鼻子有了此等功效,令美女太太很开心,频繁微笑。

我觉得她身上香水的味道不错,可惜说不出名堂,早该向香精专业的同学多请教来着,现在也不愁没话找话,可叹短暂的旅途转瞬即逝。

土耳其语长途车站写做 Otogar,大多远离城市中心,比如巴士停车后距布尔沙市区还有十多公里。

10 分钟后,我焦躁地站在可怕阳光下翻地图等巴士,突然一辆红色的四座敞篷车呼啸而至,停在我跟前,只见美女太太戴着夸张的太阳镜,正抱着小小美女向我招手:

“上车,我带你去市区。”

语罢不由分说,使唤五大三粗的司机扛起我的行李,扔进后备箱。

出乎意料,我旋即厚脸皮地表示非常乐意——暗付大约是鼻子的功劳,总之这个提议再妙不过。

关于接下来的情节,我顺利到达布尔沙市中心据说旅馆云集的区域,至于迷人的美女太太,当然在硬汉形象的私人司机护送下绝尘而去,留下一抹红色的车影,令人怅然……

来不及胡思乱想,我很快遇到新的麻烦,布尔沙不算一个热点旅游城市,路上只有土耳其语路牌,因此虽有旅行手册在握,可那傻乎乎的英文地址完全帮不上忙,除非指

望再遇见一位美女太太那般好心肠好英文的旅伴……

美女毕竟不曾满地都是，我将旅馆的英文名写在手背上，自力更生。

好不容易逮住一位看起来文化人模样的老哥们，没想到他只会说 “what’s your name?” 以及重复自己的名字。

比划了一阵，总算明白我的意图，他挽起我的胳膊，好像很熟悉，拽着就跑。

一路时而停下，举起我写着字的手掌，仿佛对待一块路牌什么的，或左或右，朝行人大声嚷嚷，而其他土耳其人也大声作答，指指戳戳，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来回溜达，犹如转迷宫。

横竖我什么也听不懂，便听凭处置。

最后，我们终于在清真寺另一侧的街道，本地人聚集的巷子内七拐八拐艰难地找到了旅店。

由于那位哥们实在太热心，全程耗时 30 分钟（如果一开始就知道准确位置，仅需步行 3 分钟，难怪美女太太作别时说就在附近……），我开始担心这位老兄会不会索要小费，想让别人付出这么多也是应该的，右手捏捏口袋，恰好有几张一美金的票子专司此职。

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有多么委琐，大汗淋漓的老哥们儿在将我“传递”给旅馆老板之后，只是拥抱，行了一个吻额头的土耳其传统礼仪便转身离去，连一杯水都没喝。我还是念不出他的名字。

罚站的人

布尔沙的名字来源于她久远的建设者比西尼亚国王普尔希亚斯，后来，罗马人拥入。不久，继拜占庭帝国统治之后，布尔沙于 1326 年被奥斯曼则征服，成为帝国初期的首都，也是进攻东罗马最后要塞君士坦丁堡的桥头堡。

清晨，土耳其军队在此接受检阅，日落之前如一道血腥洪流汇集在君士坦丁堡城门下，利剑与重炮敲打着脆弱的西方文明大门长达一个世纪之久。

今天的布尔沙是绿色的，绿树成荫，数不清的花圃、绿地交织于清真寺与茶馆之间，姹紫嫣红，郁郁葱葱，爬山虎遍布古老民宅的外墙，朝着巷口的方向瞧，一抹绿色直到边际。

有时，我花了点眼力才看出前方的绿色中有一个小院落，真不知是庭院种植了树木，还是那片葱茏中有一个庭院。

朝着大清真寺 Ulu Camii 的方向走，路上经过名牌时装店，意外地发现全身黑纱的土耳其女人进出，她们裹着黑纱进去，裹着黑纱出来，手上多一个手提袋，别的什么也看不见。



难不成到了特定的时日就可以脱掉黑纱参加 party?

要不然买 LV 只为了给在家穿给老公看?

我知道大多数主妇穿名牌都是为了出门给老公以外的人看,在家时她们衣着朴素。如此说来土耳其男人的待遇还真高,家庭主妇饭扫地洗衣服的都穿米兰时装,沾着土豆皮青菜叶。

一个下午,可以体会布尔沙,也是整个土耳其的特点,那便是清真寺、庭院、茶馆三者的无缝结合,看起来那么和谐,有时中间还穿插着集市。

你走出礼拜堂,即见吵闹的商贩,再走几步又是连绵的茶座,最热闹的地方找不到空位,毫无例外所有人面前都有一杯红茶,其余是几种甜点或者烤肉、叫 Pide 的肉饼等等佐餐小食。

搞不清为什么,土耳其人总那么悠闲,礼拜一下午上班时间,集市却人满为患,我完全不由自主地移动着,打破了早先设计的街区参观路线,好在并没有针对外国游客的烦人推销,感觉不错。大家都在忙自己的生意,大声吆喝土耳其语,我猜可能跟国内一样,诸如“大减价”、“血本贱卖”、“走过路过不可错过”之类。全世界的普通百姓品味都一样,喜欢有勾勾的,区别只是正品与冒牌,连冒牌货都没别的选择。



特洛伊木马模型

有趣的是我从画家街的集市入口见到一个罚站的土耳其老头,耷拉着脑袋,胸前挂着一块纸板潦草写着什么,距他两米外站着个拿电棍的警察,貌似看守者。

由于语言不通,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此情此景,像极了犯错误的小学生被政教处主任罚站的情景,纸板上一定写着“我错了”、“下次不犯了”、“XX 打架,是坏孩子”等等。

这种挨批斗的事我小时候很熟悉,甚至有一次站在讲台上,班主任让全班所有被我

折磨过的小朋友每个人上来打我一拳出气,以示惩罚。犹记得有些女生特别狠,用拧的,痛!往事历历在目,虽然我确定自己没坏到那种程度。整场批斗持续一节班会课,只有另

一个经常打架的男生站起来勇敢的说他不参与这种惩罚。但班主任只是皱皱眉头并没有被感化,其他孩子们则依然乐于批斗活动。

我进小学是上个世纪,挨批斗是90年代中期,批斗我的是才20岁的漂亮女老师,教数学,仿佛天生的善于搞批斗活动,无师自通,而我就是天生完美的批斗素材。

不过,我更同情我的同班同学们,他们从小就参与了万恶的批斗,默哀。

现在21世纪,突然在异国他乡看到挨批斗的老爷子,大有同病相怜之情。

间隔两小时,三次有意无意的路过那个路口,老爷子和看守警察同样毅力非凡地一动不动,两旁行人川流不息,至于好奇者除了我倒没有别人。

批斗活动一般持续较久,有时我会想星球大战、机器猫,也有时会惦记着谁打我较狠,明天下课给她书包塞只活蹦乱跳的蚂蚱、癞蛤蟆……真想知道,此时此刻,这位老先生

在想什么?还是睡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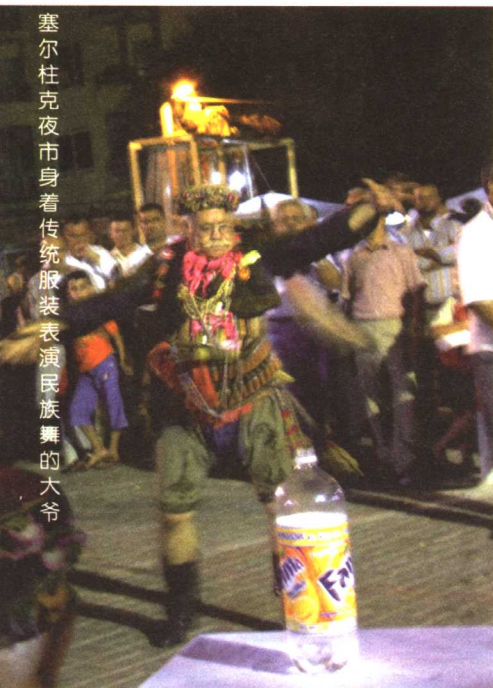
总之人活着一定要想些什么,罚站这个动作不适宜发呆,一发呆就容易忘掉自己在罚站,动作走形,要挨教鞭,至于土耳其人更惨,警棍伺候,所以他一定得想些什么集中精力,才能保持人体标本的姿态屹立不倒。

布尔沙的下午,我最挂念的不是华美的清真寺,而是罚站老头在想什么以及为什么罚站。

想说话的少女

由于我尚未在伊斯坦布尔观光,布尔沙的大清真寺暂时成为我所见过最宏大的伊斯兰建筑,巨大的中心天顶覆盖着玻璃让阳光透进来,直射正下方的夏德尔班(清身泉,用于信徒净手足),泉水四周是数位阿訇在祷告,地上铺满不下千张红色羊毛地毯,连成

塞尔柱克夜市身着传统服装表演民族舞的大爷





一片——据说举世闻名的土耳其地毯越用色泽越发鲜亮，上了年纪的优质古老地毯更是收藏家竞相追逐的珍品。此外，清真寺内高大的石柱好像把罗马的庞贝柱搬了进来，精美雕刻的核桃木说教台以前从未见过，可惜显眼地挂着“请勿拍照”的英文注释牌。

一个裹着面纱的女孩与另一个衣着时尚的女孩总是时隐时现地出现在我周围不远的地方，她们的面容看起来不到 15 岁，有时靠得近能听见她们的嘀咕。

不知为何我认定了她们想跟我打声招呼又不好意思，可只要我一转身，她们立即转身跑开或者把脸蛋扭到别的方向，仿佛只是路过——由于实在“路过”了太久，足足十多分钟，直到我走出清真寺大门，她们接着又一次不巧的“路过”，貌似鼓足勇气说了一声 Hello，然后兴奋地问我从哪里来，再接着是名字，也许这就是土耳其普通人所会的全部英文。

我如实作答，完毕她们似乎又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低头争执，我猜可能是某个英文单词的说法，很遗憾直到我离开她们也没想出该怎么说，所以我仍不知道那个词是什么……

这样的事件在今天的布尔沙漫步之旅中发生了多起，男孩女孩都有，部分孩子会比较主动，大声说 hello，更多则嘀嘀咕咕不知道该说什么又想说什么，可能我在他们眼中实在是珍稀的生物吧。

我小时候在家乡见到外国人也喜欢尾随上去说一句 hello，然后同样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傻笑。

想来地球上的孩子都有此共性。

掉了眼睛的老人

我从没见过那样惨不忍睹的脸蛋挂在活人身上，几乎一半都没了，而他根本打算掩饰，自豪地露在外面，任凭诡异的创口伴随说话的节奏抽动面部皮肉一颤一抖。

我在清晨第一次听到宣礼塔的声音时起床，大概五点回到清真寺等日出。

恰逢伊斯兰阿訇（类似基督教牧师、天主教神父）宣礼完毕在散步，清



特洛伊城遗迹

真寺内空荡荡的，有一位阿訇招呼我进去坐坐，他同样不能说英文，我跟着他绕清真寺走了几圈，开始陆续有一些黑纱妇女进来朝拜——据我观察，土耳其人普遍慵懒，妇女比男人勤劳早起。

不过为了表示尊重，我没有拍照，只在出去时恰好赶上金色的阳光，拍了一张宣礼塔尖——我有一个好朋友热衷绘画，总是拍一些别有情调的建筑给他临摹。

当我完成拍摄以后遇到了他，起初看到一半正常的脸，刚打了一声招呼他突然扭过身碰个照面，着实吓了我一跳。

这是我第一次与土耳其人深入接触，他与他的老朋友们请我到树阴下的茶座吃早餐喝红茶，每个人都有七八十岁的年纪，其中有几个能说一般的英文。

他们是一群退伍老兵，据说他的眼睛是在战场上弄丢的，连同半个脸蛋。一块炮弹碎片带走了它们。我弄不清楚是哪个战场，他们也表达不清，提到了毛泽东与斯大林、战争、坦克、攻击之类的字眼。

即便语言不畅，我们的谈兴仍然不错，一直聊到九点，从那场模糊不清的战役到土耳其人对物价的抱怨，他还拿出三洋录音机录下了我说的几段中文问好。

每个人都教了我几句土耳其语，但一个小时后我全部忘记了……说起来真丢脸。接着，他又带我参观了几处隐藏在巷子里看起来很古老的小建筑，毫无例外的未曾见于旅行手册，当然也不收门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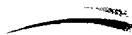
这是我在土耳其的第一杯红茶，始料未及的是一直到一周后离开土耳其之际，我才知道一杯红茶的价格，因为之前我从未有机会自掏腰包，往往刚落座一间热闹的茶馆，立刻成为大家的焦点，总有如眼前老人一般热情好客的朋友慷慨买单——更多时候，我甚至不知道是谁为我买单，老板只是笑笑告诉我不用付钱。

撒尿的代价

我用了三天的行程确定土耳其人没有在撒尿问题上坑我这个洋鬼子，确实，每个土耳其人在车站撒一泡尿都得支付五十万旧里拉，不仅是车站，包括所有的旅游景点，所有在其他国家可以免费撒尿的场所土耳其人都要收费——起初我还以为他们欺负外国人呢。

土耳其人为了防止有人撒尿不给钱还设计了进出地铁站的金属滚动门，有些地方只有厕所管理员确认拿到钞票才按一下按钮开门，一次放一个，童叟无欺，没钱甬想尿尿！

然则，他们的厕所一点也配不上这个价格，肮脏老旧，臭气熏天，地面湿滑，绝对找不到卫生纸，与新加坡不收费或者半新币的厕所相比，一个是五星级酒店一个是救灾临



时用房,唯一现代化的设备是自动收费门……

土耳其人尿尿如此成本高昂,监督付费流程如此严格,并且仍没有普及抽水马桶,实在令人费解。困惑的不止我一个人,许多外国游客都感到不可思议,莫非这又是凯末尔大人留下的强国政策,尿尿税?

总之,一个人上午撒两泡尿意味着将一块可口的烤肉汉堡扔进蹲坑式马桶,如果按人类正常排尿量算,撒尿的成本比土耳其普通人一日三餐饭钱还高。

如此解释了缘何土耳其人在巴士上不能开怀畅饮免费饮料,我只得开始控制饮量,苦练憋尿,拖拉到旅馆再发泄是最节俭的办法,天哪!

想当年在尼泊尔,我问当地人在哪解手,大家说“anywhere”,如今在班车上憋尿时回忆此情此景,怀念不已——有理由认为土耳其人不会放过随地尿尿罚款创收的良机!

以弗所书

生活在广大平原的突厥民族一支塞尔柱人以雇佣军身份进入公元十世纪的伊斯兰教帝国,突厥苏丹(即“君主”)令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形同虚设。

11世纪,好战的塞尔柱人在今土耳其东部的决定性战役中俘虏了拜占庭帝国皇帝,并陆续占领整个小亚细亚,断绝东罗马帝国的补给,伊斯兰文化取代了原先的希腊——基督教文化。

如此,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漫长的文明线,荷马史诗时代(古典希腊时代)、亚历山大时代、罗马时代、伊斯兰时代、草原帝国时代、奥斯曼时代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以弗所的历史恰好是这一幕王朝交替的微缩图。

文明并未彼此覆盖,征服与统治的不完全性促成了独特的多样性,以弗所遗迹历经千年,人们可以在这儿找到历史上的全部。

在我看来以弗所是整个土耳其最不容错过的地方之一,排名三甲。

她的历史从遥远的古典时期开始,爱奥尼亚人离开希腊来到安那托利亚高原西部沿海定居,并在三千年前兴建以弗所城,广泛采用大理石柱式结构,配以大量图画与雕塑,城外还矗立了古典时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阿耳特弥斯神庙,气势恢宏。

当时的黄河流域,中国第一个殷商文明刚刚兴起。

三百年后,野蛮的西米里(Cimmerian)民族毁灭了以弗所。

又过了一个世纪,短暂的利底亚王国重新修建以弗所,波斯人继续了这份工作,并使其变得更壮观,疏浚港口,开辟了自以弗所经利底亚旧都萨迪斯至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首都苏萨的商路。

公元前四世纪,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君临,鼓励贸易,促使以弗所成为爱琴海东岸